

經驗體標記「過」的歷史由來*

魏培泉

中央研究院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2) 265–290
© The Author(s) 2016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5614532
lin.sagepub.com

現代漢語的「過」可以用來表達經驗體，經驗體「過」又可分為「過₁」與「過₂」兩種，前者為有定的經驗體，後者為無定的經驗體。本文探討經驗體「過」的歷史發展過程。爲了要確定近代漢語語料中的「過」成爲經驗體標記的時間，我們提出了一套檢測的判準。檢測的結論是在唐五代文獻中還沒見到「過」爲真正的經驗體之例，宋代雖可以證明經驗體「過」已經成立，只是例子仍然相當有限。我們也提出了如何在歷史語料中區辨「過₁」與「過₂」的檢測方法，檢測的結論是目前能夠證明的「過₁」與「過₂」分化的時間是在明代。至於「過」的語法化機制，本文指出，「過」成爲經驗體是經由與特定的一類動詞搭配而發展出來的；至於「過₂」，則是由於「過₁」與無定經驗體副詞「曾」經常搭配，沾染了「曾」的功能而形成的。

關鍵詞：過，時體，經驗體，趨向補語，近代漢語

1. 前言

現代漢語的「過」可以用作主要動詞、趨向補語、時體標記等。¹時體標記的「過」現在一般又分為「過₁」和「過₂」。

呂叔湘(1980:216)指出：現代漢語的動態助詞「過」可以表示「動作完畢」，這種「動+過」也是一種動結式；或者表示「過去曾經有這樣的事情」，動詞前可以加「曾經」（前者也就是「過₁」，後者也就是「過₂」）。歷史語法學者大都沿襲這樣的分別。然而無論是在現代漢語還是在近代漢語中，「過₁」在語法上都還具有補語的性質，詞性上可分析爲虛義動詞或輕動詞，²因此能分析爲助詞的應只有「過₂」。³

* 本文爲國科會計畫(99-2410-H-001-086-MY2)的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2013年11月16–18日由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與國立清華大學主辦的「漢語時間標記之歷史演變國際研討會暨第八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作者在此要向本刊的匿名審查人謹致謝意，他們的意見對本文的修正頗有助益。

¹ 本文兼用「時體」和「體」來指“aspect”。

² 現代漢語與明清語料的「過₁」後面都還可以再加上時體助詞「了₁」，「過₁」的這種語法表現與用作補語的動詞一致而爲時體助詞所無，顯示「過₁」並非助詞，本文把它分析爲用作補語的虛義動詞。

³ 現代漢語的「過₁」與「過₂」是否有必要區別開來也是理論上不能忽視的問題，只是這個問題不在本文的處理範圍內。

「過₁」和「過₂」都具有「過往」義，表示事件是發生在參照時間之前而且有一個間距的。兩者既有共同的基本語義，但也有可以區辨的語義。「過₁」所限定的事件是有定的（或特指的），事件可以標定在參照時間之前的某個位置；「過₂」所限定的事件是無定的（或泛指的）。⁴ 本文把「過₁」和「過₂」都稱為經驗體，前者也稱為「有定的經驗體」，後者也稱為「無定的經驗體」。

爲了敘述方便，本文用以下的簡寫來代表「過」不同的功能：

「過_d」：趨向動詞「過」用爲補語。例如：「他從家裡走過來。」

「過_t」：「過」用爲時體標記，也是「過₁」和「過₂」的統稱。

「過₁」：「過」用來表有定的經驗體。例如：「他吃過飯就走了。」

「過₂」：「過」用來表無定的經驗體。例如：「他吃過鮑魚。」

動趨式「V 過」是到了近代漢語才由連動式重新分析爲動補結構的，⁵ 也就是說，趨向補語「過_d」是近代漢語才產生的。時體標記「過_t」是來自「過_d」的（參第 4 節），因此無論是「過₁」還是「過₂」，都是近代漢語時期才產生的。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歷史上「過₁」與「過₂」的形成過程。

2. 歷史語料中的「過_d」與「過_t」之辨與「過_t」的成立時期

2.1 關於「過_d」與「過_t」之辨與相關問題

「過_t」的產生不會早於唐宋，但這個時期有些例子的「過」很難確定是「過_d」還是「過_t」。其中有一類例子特別值得注意。楊永龍 (2001a:194–204) 指出，《朱子語類》有一類例子的「過」既有一定的趨向意義，又含有一定的體意義，他把這一類的「過」稱作「過₀」。該文的「過₀」又分爲「過₀₁」和「過₀₂」兩類。「過₀₁」相當「過去」，表示 V 的受事從眼前通過或消逝，同時也表示 V 的完畢，「V 過」含有不甚重視，V 過去就算了的的意思（如例 (1)）；「過₀₂」類似「一過」，表示把 V 所涉及的對象（受事）從頭到尾 V 一遍（如例 (2)）。

- (1) 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朱子語類·學五》）
- (2)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願先生一一與理會過。」（《朱子語類·朱子十五》）

⁴ 參 Iljic (1990, 2009)。就空間指示而言，有定 (definite) 與特指 (specific) 是應該區別的；但就事件而言，分際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⁵ 參魏培泉 (2013b)。

楊永龍對這種例子並沒有明確的界定與範圍。我們認為，唐宋這種中立狀態的例子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具有共性的，本文把它稱為「過_m」。「過_m」之例雖和「過₀」有疊合之處，不過還是有區別的。本文的「過_m」指的是一種隱喻延伸而來的位移，⁶它有如下的特性：其一，所搭配的動詞主要是指涉心志活動的閱聽思辨行為，而且這些動詞都是與「過」有共同賓語的及物動詞，如「看、閱、勘、驗、勘驗、考、溫、溫尋、點、認、點認、點撥、思量、思繹、理會、宣、讀、誦、諷誦、說、講、解、數、奏、報、問、聽、知、格、整理、料度、潤飾」等。其二，「V過」的賓語一般為透過隱喻引申出來的路徑或通過點。其三，「過」對賓語有語義選擇限制。在心理層面上，某些認知活動就好比空間的位移一樣。以「看」為例，我們可以把視線或視點當作位移的客體及方式，而文書的內容則是它所通過的路徑或處所。一本書或一段話都可以視為有起終點的一個路段，視線就沿著這個路段而通過。就拿例(1)來說，朱子的《論語集注》可以視為供視線活動的一段路，而「看過」就好比視線通過這條路。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看過」的位移方式，就是把視線視為一個靜態的參照點，我們閱讀的文字就從這個參照點前依序通過。⁷楊永龍對例(2)的「理會過」（「過₀₂」）的分析就像前一種觀點，而對例(1)的「看過」（「過₀₁」）的分析就像後一種觀點。他對例(2)作這樣的分析是容易理解的，程子傳下來的話語像是供人探索的道路，而「理會」就是在我們心中通過這段路時的行進或修整的活動。只是在我們看來，例(1)的「看過」在本質上和例(2)的「理會過」是相類的，都可以用一種觀點來分析。而唐宋的「看過」用前一種觀點來分析又是比較妥適的，因為當時「看過」一般針對的是有首有尾的文本而不是隨機性經眼而過的事物。唐宋的「看過」一般是指對閱讀物全面依序橫掃或瀏覽而過，無論是仔細還是粗略的。事實上唐宋的「過_m」針對的對象大體都是這類由隱喻轉化而成的路徑或通過點。這個觀點也可以再用「說過」來證明。唐宋的「說過」都是複述或申論既有的經典或前人的話，而不是說者隨機性的言談，如例(3)。大體而言，唐宋的動詞一旦搭配「過」，所選擇的賓語通常就是某種具體或抽象的路徑或通過點。

- (3) 程頤當哲廟之初，在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四年十月》卷一百五十二）

唐宋的「過_m」因兼有時體意義，因此過去的學者多把這種例子歸為「過_t」，只有楊永龍把其中的部分例子歸為「過₀」，意思就是這類例子離真正的經驗體標記尚有一間。我們覺得「過_m」和「過_d」在語法、語義上仍頗有共通之處，因此我們也不認為「過_m」已經成為「過_t」。

⁶ 彭睿(2009:215-216)也把楊永龍的「過₀」稱為隱喻性的趨向詞「過」，並把它記為「過_{mq}」。他的「過_{mq}」與本文的「過_m」主要之不同之處在於：1. 包含的範圍不盡相同。2. 「過_{mq}」指隱喻空間的起點移至終點，但本文的「過_m」在隱喻空間中是位移通過某個參照點，起、終點不在關心之列。

⁷ 以下之例也可以用來說明看過書就像通過某個空間一樣。

讀書，只看一箇冊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
（《朱子語類·學四》）

唐宋的「過_m」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義，表示通過一個路徑或通過點，唐宋的例子大都屬於這一類；一類是表示位移到一個終點，如例(4)的「奏過」意含話語由此傳到另一方，此類與「過_t」的發展應無關連。

(4) 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却十日便了。（《朱子語類·雜類》）

上文說「過_m」介於「過_t」和「過_d」之間，但也只指出了一個大概的語義異同，它的語法地位還是需要進一步加以檢證的。

唐宋是經驗體「過」萌芽的時代，在這個階段趨向補語「過」與經驗體「過」往往有界線模糊難以分辨的時候，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套語法判準來檢證這些「過」是否可以歸入經驗體。現代漢語要區別「過_t」和「過_d」是不難找到判準的，只是現代漢語的判準未必能適用於唐宋，因此需要擬定一套可以適用於唐宋語料的判準。目前我們認為符合以下條件的「過」就還不能算是「過_t」：⁸

1. V 為位移動詞或致移動詞，賓語是通過點（或經過的路徑）或者是致移的客體。
2. 在 V 和「過」之間可以插入助詞「得」、「將」或否定詞「不」。
3. 「過」可以用「過去」或「過來」來替換。
4. 「過」對賓語（包括零賓語）有語義選擇限制 (semantic selectional restriction)。

以下說明這四項判準的意義及其效用。

第一項判準在現代漢語也許不適用，但在經驗體「過」形成之初的唐宋時期倒是一個有用且有效的檢測方式，因為在唐宋時期的「V 過」中，「過」是最常搭配位移動詞的（包括自移和致移）。在唐宋時期，「過」是否有經驗體的內含，跟所搭配的動詞密切相關。當時表示位移或遞交的動詞搭配的「過」一般不是經驗體，如「走、踢、飛、移、逃、穿、透、取、接、拽、撥、撞、擲、丟、換、放、領、推、送……」（如例(5)–(7)）。

- (5) 楚將見漢將走過，然知是斫營漢將，踏後如趕無賴。（《敦煌變文集新書·漢將王陵變》）
- (6) 鄰座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己卷子拽過鋪在李案子上。（宋王銍《默記》卷中）
- (7) 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朱子語類·詩一》）

⁸ 楊永龍 (2001a:198–200) 在區別「過_t」與「過_{oi}」時提出四項判準，其中有三項大致相當本文這裡所列的後三項，只是仍有異同。不同的地方是：本文的第二項，該文只提到「將」；第三項，該文只說「過」相當「過去」；第四項，該文說「過」在語義指向上，指向的是施事或受事而非動詞。該文還有一項判準是根據參照時間的，我們認為這一項的有效性還是有疑問的。

一直要到明清時代，上舉動詞才有部分開始搭配時體標記的「過」，如「使過」、「借過」的「過」在例(8)–(9)中是趨向詞，而在例(10)中就比較可能會被視為經驗體。⁹然而即使在明清時代，難以判別的情況也仍然存在。這個判準雖然有它的有效性，但畢竟只限於V為位移的動詞，因此適用範圍有限。

- (8) 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金瓶梅詞話》14回)
- (9) 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金瓶梅詞話》71回)
- (10) 你我相交一場，當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他過的。(《金瓶梅詞話》80回)

再說第二項判準。「過」本也是一種路徑趨向詞(以下簡稱為Dp)，近代漢語在V和Dp之間可以插入助詞「得」、「將」、「了」，也可以插入否定詞「不」，我們可以從V和「過」之間是否可以插入這些詞來分析「過」是否仍是趨向補語。這個判準雖然有明確的形式可作為判斷「過」的詞性之依據，但是在唐宋語料能應用的地方卻很有限。助詞「得」、「將」、「了」能插在V與Dp之間的時間先後不一，其中只有「得」在唐宋有較多的用例，「將」在宋代出現的還不多，「了」到了明代才有。¹⁰顯然「了」不能用來判斷唐宋「V過」的「過」的詞性。唐宋「V+將+Dp」之例既不多，「V+將+過」自然更為少見(如例(11b))，要作為判斷「過」詞性的依據還是有所不足的。從唐代以來，Dp一般可置於「V+得/不+Dp」的結構中，現代漢語的「過₁」雖然仍可分析為補語，但也不能出現在「V+得/不+過」結構中，因此「V過」是否可以插入「得/不」應可作為判斷唐宋「過」是否失去Dp性質的依據，如例(12b)、(13b)、(14)–(18)等都還是Dp。唐宋「V+得/不+過」的「過」一般仍具有「通過」之義，¹¹也是支持此式的「過」仍不是「過₁」的一個證據。

- (11) a. 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朱子語類·學四》)
- b. 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二》)

⁹ 會有這種分別多少也和「使」有「用」和「使喚」二義有關。例(8)的「使」是「使喚」義，例(10)的「使」是「用」義。在近代漢語文獻中，「使喚」義的「使」也經常搭配趨向動詞「過」。

¹⁰ 參魏培泉(2013a)。

¹¹ 「過」有時也有「太過」的意思。以下之例的「過」有「太過」義。其中例(2)的「過」之前又有副詞「又」修飾，也說明它仍具動詞性。

(i) 「悔吝」，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下梢無收殺，不及，故有吝。(《朱子語類·易十》)

(ii) 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朱子語類·論語十四》)

- (12) a. 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朱子語類·朱子十三》）
b. 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景德傳燈錄·福州安國從貴禪師》381a）
- (13) a. 夫參學者，須透過祖佛始得。（《祖堂集》卷八）
b. 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也。（《景德傳燈錄·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 (14) 看看皓首，瞞不過鏡臺兒。（葛長庚〈菊花新〉，《全宋詞》）
- (15) 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朱子語類·論語二十四》）
- (16)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舉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朱子語類·學四》）
- (17) 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為天子三，豈肯便信得桓公過，便放桓公入來。」（《朱子語類·論語七》）
- (18) 或問「令尹子文」一章。曰：「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已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愠之色，有喜愠之心。若有喜愠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朱子語類·論語十一》）

只是唐宋的「V+得+過」的情況比現代漢語還要複雜。唐宋「V+得+過」跟其他的「V+得+Dp」一樣，都可以表達已然和未然情況；「過」也跟其他Dp一樣，可置於賓語之前（如例(14)–(15)），也可置於賓語之後（參例(13b)、(16)–(17)）。¹²當時的「V+得+O+過」也有不少表達的是已然情況（如例(19b)、(20)），因此這種「過」往往看起來很像「過_t」。如楊永龍(2001a:191)就把例(19b)「經歷得許多事過」的「過」列為「過₂」。但這個例子雖然搭配副詞「曾」，本文還是把該例的「過」歸入「過_m」而不列入「過_t」。關於副詞「曾」不能作為「過」已成為「過_t」的證據，說見下文。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有時「V+得/不+過」和「V過」的語義不同，那麼這個檢測標準便成為問題。

- (19) a. 學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朱子語類·朱子十四》）
b. 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著。（《朱子語類·易三》）
- (20) 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它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蘭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它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朱子語類·歷代一》）

¹² 參魏培泉(2004)。這種語序在現代主要保留在南方方言中。

第三項判準也是具有時代性的一個判準。唐宋正處於經驗體「過」形成的時候，而有些「過」例的用法就處於 Dp 到經驗體的過渡階段。由於 Dp 是經常搭配指示趨向詞「來、去」的，唐宋的「過」是否還保有 Dp 的性質，就可以用能否以「過去」或「過來」轉換來判定。如果「V 過」的「過」可以用「過去」或「過來」來替換而語義基本上不變，那麼這種「過」應該仍具有趨向意義，就不能歸入「過₁」，因為 V 後所接的「過去」、「過來」至今也尚未發展為時體標記。例如：

- (21) 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朱子語類·易十》）
- (22) 這處正要著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七》）
- (23) 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朱子語類·論語九》）
- (24) 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朱子語類·學五》）
- (25) 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朱子語類·大學三》）
- (26) 孔子一生貧賤，事事都去理會過來。（《朱子語類·孟子二》）
- (27) a. 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朱子語類·學四》）
- b. 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朱子語類·易十二》）
- (28) 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朱子語類·論語十八》）

表示位移或遞交的動詞所搭配的「過」一般都可以換為「過去」、「過來」。宋代可以搭配「過_m」的動詞也常搭配「過去」，這種情形以《朱子語類》為最常見。在該書中這類動詞搭配「過去」的有「看、說、解、欺謾、領略、闊略、綽」等；搭配「過來」的動詞較少，除了比較典型的「理會」（3次），可以納入的還有隱喻化的位移動詞「歷、經歷」。此外，即使不屬上述類型的動詞也有既可以搭配「過」又可以搭配「過去」的。例如：

- (29) 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朱子語類·易七》）
- (30) 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戚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朱子語類·論語七》）

第四項判準的主要理據是時體標記與賓語間不應有語義選擇的限制。這一項判準用在唐宋語料有實際的效驗。唐宋有一些「V 過」形式上和現代漢語的「V 過₁」一樣，可是其中的「過」對賓語是有語義選擇限制的。如上引例(1)的「看過」和賓語（即隱指的《論語集注》）就有語義的選擇限制。當時「V 過」的「過」的語義大都與賓語有明顯的關連。

在上述的判準之外，也還可以找出一些表面上可用而實際上並不可靠的判準。比如《朱子語類》中作為動量詞的「過」看起來與「過_m」在語義上有其疊合處，有時也可以替換，如例(31)的「經歷一過」替換為「經歷過」語義似無不同。那麼可否以「過」能否用「一過」替換作為「過」仍是趨向動詞的判準？答案應該還是否定的。它們的詞性有基本上的差別，而且趨向動詞「過」不能用「一過」替換的情況還是不少的。

- (31) 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朱子語類·朱子十四》）

以上的一、二項判準，在理論和應用上有它的局限性；但只要憑第三、四項判準，就可以判斷「過_m」還不是典型的「過_t」。只是這些判準只能用來證明哪些「V過」的「過」應該仍是趨向動詞，但還不能證明有哪些「過」是已經用為經驗體。

爲了讓讀者較爲容易掌握以下的討論，這裡再簡要的說明「過_m」的意義。「過_m」表達的是一種隱喻性的位移，所搭配的動詞主要指涉心志活動的閱聽思辨行爲，它與賓語間有語義的選擇限制。「過_m」是處於「過_d」和「過_t」中間階段的一個詞，雖兼有時體意義，但仍然不是典型的「過_t」。

2.2 時體標記「過」的成立時期

過去對表示時體的「過」的成立時期的看法大致可分爲六朝（如木霽弘 1989）、唐代（如曹廣順 1995:38）、宋代（如太田辰夫 1958:218）等三派。研究歷史語言，首先就應先確定事實，然後才能進行有效的推演。有關「過_t」的產生時期自然應該要有一個客觀標準來作為判斷的憑據，上文我們已列出一些判準，我們可以依此再來檢驗前人所舉的例句來推斷經驗體「過」是否在六朝或唐五代就已經存在。

木霽弘(1989)認爲六朝時就有表示動作行爲成爲過去的「過」，但所舉的三個例子都是誤讀的，這些例子的「過」甚至連趨向補語都不是（如例(32)–(34)）。¹³

- (32) 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世說新語·政事》）

- (33) 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世說新語·言語》）

- (34) 歎過綿駒，流詠太素。（嵇康《雜詩》）

例(32)的「過」應只是「經過」之義，從下接「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群胡同笑，四坐並懼。」可知。例(33)的「謝過」應爲「爲罪過而道歉」之

¹³ 盧烈紅(1998:215–216)對此3例都已有明白的指正。

義，此語在《史記》、《漢書》中也都各有數例。例(34)的「過」會列為時體助詞是上下文沒讀懂而誤判的結果。如果把該例的前後句補出，其文便是「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顯然文中的「過」對應的是「絃超子野」的動詞「超」，「過」只能視為動詞。以現有資料來判斷，經驗體「過」在六朝已出現的假說已可以否定。¹⁴

曹廣順(1995:38)列有唐代動態助詞「過」10例，¹⁵但有些例子的「過」其實還是主要動詞。例如：

- (35) 誰知花雨夜來過，但見池臺春草長。(李賀〈榮華樂〉，《全唐詩》)
 (36) 師問：「闍黎什麼處人？」云：「鄧州人。」師曰：「老僧行腳時曾往過來。」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錄》)

以上兩例的「來過」、「往過」應該都只相當「來造訪」、「去造訪」的意思，「過」是「造訪」義的實詞。

吳福祥(1996:308)指《敦煌變文》有三個表完結的「過」之例，但其中有兩個例子是「亡過」，「亡過」其實應是義為「逝世」的複合詞，此詞見於其他文獻的也不少。¹⁶

把這些誤讀例去掉後，我們現在可以根據上述的判準來重新審視那些可能為「過₁」的唐五代之例。這些例子陳列於下，主要是取自曹廣順(1995:38)、吳福祥(1996:308)、俞光中、植田均(1999:177)、盧烈紅(1998:214)、楊永龍(2001a:205, 217)、林新年(2006:140)等，還加上筆者補充的例子。¹⁷

- (37) 每至義理深微。常不能解處。聞醉僧誦過經。心自開解。(《紀聞》，《太平廣記》卷九四)
 (38) 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為管。研乃碧玉。以玻璃為匣。研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博異志》，《太平廣記》卷四二二)
 (39) 報狀拆開知足雨，赦書宣過喜無囚。(王建〈贈華州鄭大夫〉，《全唐詩》)
 (40) 去歲曾遊帝里春，杏花開過各離秦。(李頻〈漢上逢同年崔八〉，《全唐詩》)
 (41) 婆云：「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瑞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錄》)

¹⁴ 木霽弘(1989)也談及唐代的動態助詞，總共舉了7個例子，有「放過」(2次)、「來過」(2次)、「驅過」、「來相過」、「相較過」等。我們認為也都是誤判，這些例子的「過」應該都還是動詞。

¹⁵ 其中「過₁」有9例而「過₂」有1例。不過曹廣順(1999)又指出，大部分的助詞產生於唐五代，但表示曾經的「過」在宋代以後才出現。他這裡的表示曾經的「過」指的應該是「過₂」，因此曹廣順後來大概已認為那個「過₂」例並不可靠。關於宋代之前是否存在「過₂」的問題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之一。

¹⁶ 楊永龍(2001a:207)也指出「亡過」最可能的解釋是複合詞。

¹⁷ 這些例子有的可能是來自唐五代之後的作品，姑且不論。

- (42) 香巖被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語錄》）
- (43) 仰山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語錄》）
- (44) 蒙使君報云：「本司檢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
- (45) 遠公對曰：「賤奴念得一部十二卷，昨夜總念過。」（《廬山遠公話》，《敦煌變文集》）
- (46) 望嵩樓上忽相見，看過花開花落時。（劉禹錫〈送廖參謀東游二首〉，《全唐詩》）
- (47) 落暉看過後，獨坐淚沾衣。（崔峒〈春憶姚氏外甥〉，《全唐詩》）
- (48) 吾曰：「村里男女有什摩氣息？未得草草，更須勘過始得。」（《祖堂集》卷四）
- (49) 又時上堂云：「四方來者，從頭勘過，勿去處底，竹片痛決。直是道得十成，亦須痛決過。」（《祖堂集》卷十三）
- (50) 禁苑諸門有符，開閉、守衛、交兵之處皆有交符，巡更、警夜之所並執巡魚符勘過。（《唐律疏議》卷二五）
- (51) 仙觀曾過知不遠，花藏石室杳難尋。泉邊白鹿聞人語，看過天壇漸入深。（朱慶餘(797-?)〈尋古觀〉，《全唐詩》）
- (52) 秘要俱皆覽過，神仙奧旨重吟。（呂巖〈西江月〉，二首之一，《全唐詩》）
- (53) 右件曆日具注勘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
- (54) 師云：「和尚適來道甚麼？」瀉山云：「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師云：「為甚麼喚作聲色？」瀉山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云：「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瀉山豎起拳，師云：「終是指東畫西。」瀉山云：「子適來問甚麼？」師云：「問和尚大事因緣。」瀉山云：「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云：「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583c）
- (55) 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脩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四家語錄·馬祖道一禪師廣錄》，《卍新纂續藏經》69:3a）
- (56) 十年五歲相看過，為道木蘭花一朵；九天遠地覓將來，移將後院深處坐。（《敦煌歌辭總編·木蘭花》）
- (57) 無豔無妖別有香，栽多不為待重陽；莫嫌醒眼相看過，卻是真心愛澹黃。（齊己〈對菊〉，《全唐詩》）
- (58) 簪萸汎菊俯平阡，飲過三杯卻惘然。（鄭綯〈九日登高懷邵二〉，《全唐詩》）

以上諸例的動詞有「看、覽、念、誦、宣、問、勘、驗、檢、決、書、開、淋、飲」等，根據上文的分析，除了「開」、「淋」、「飲」搭配的「過」以外，其他各例大致都可歸入「過_m」。至於「開」、「淋」、「飲」所搭配的「過」是否就已經是「過_l」，筆者以

爲仍不無疑問。例(40)「杏花開過」的「過」仍然有可能是表示花期「過去」的動詞。以例(59)–(60)的「花過」爲例，應該就是花開的時節已過的意思，其中的「過」就獨自用爲動詞。據此，「杏花開過」之句可以分析爲[[杏花開]過]，也就相當「杏花開之時節過後」之意。例(61)的「踏青過後」也可作這樣的分析。例(55)的「淋過」的「淋」或許也可視爲一種位移的動作，表示淋的動作從「死灰」的一端進行到另一端。¹⁸例(58)的「飲過三杯」不能排除是「喝了超過三杯」的意思。

- (59) 花過少游客，日長無事心。（喻鳧〈夏日題岫禪師房〉，《全唐詩》）
 (60) 好花都過了，滿地空芳草。（沈蔚〈菩薩蠻〉，《全宋詞》）
 (61) 辛夷才謝小桃發，踏青過後寒食前。四時最好是三月，一去不迴唯少年。（韓偓〈三月〉，《全唐詩》）

根據上述的分析，唐五代是否有典型的「過₁」之例是有疑問的。至於宋代，有一些例子的「過」應已可判爲「過₁」。可以列爲「過₁」之例在宋代文獻以《續資治通鑑長編》、《朱子語類》較爲多見；只是二書「過_m」之例仍然常見，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的動詞「勾、看、看詳、奏、簽、簽書、問、點、覆、測驗」以及《朱子語類》中的動詞「看、驗、審驗、罩、考、試、溫、溫尋、點、認、點認、點掇、拈掇、量、思量、思繹、理會、讀、宣讀、誦、說、講、解、格、窮、注解、稱停、修、數、奏、知、整理、略、潤飾、聽、滾纏、問、關、謾、闕、剪截裁成」，所搭配的「過」應該大都還是「過_m」。例如：

- (62) 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勾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三）
 (63) 摯曰：「畫可付中書，不依敕令行之，便否？」曰：「欲問過尚書省當如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七）
 (64) 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朱子語類·中庸三》）
 (65) 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爲他點過，看他如何模樣，如何安頓。……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著逐一點掇過。」（《朱子語類·孟子九》）
 (66)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朱子語類·大學二》）
 (67) 謂淳曰：「大學已是讀過書，宜朝夕常常溫誦勿忘。」（《朱子語類·朱子十四／訓門人五》）

¹⁸ 例(55)–(56)的「淋過」、「相看過」，楊永龍(2001a:217)認爲其中的「過」有分析爲「過₂」的可能。

《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蒐錄的文件主要是採自北宋人的記載，這些記錄的時間雖早於《朱子語類》，但「過₁」之例無論就數量還是就比例來看都明顯勝於後者，可能「過₁」的發展速度有南北之異。此二書有一些動詞可以搭配「過₁」應無疑問，如《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役、用、使、支費、支使、費用、進用、造、斷、散、發、糶、出糶、賑貸、興修、更改、催、措置、創置」以及《朱子語類》的「弄、吃、做、造、鑄」等都是。例如：

- (68) 訪聞本司見今辟官一百餘員，請受供給不少，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約費錢糧四十萬許貫，買物料已費七十餘萬貫，用過條、束二百九十餘萬，今不即廢罷，枉費日滋，欲望早降指揮。（《續資治通鑑長編·哲宗元祐四年正月》卷四百二十一）此文出自御史中丞李常
- (69) 吏部侍郎范百祿等奏，修河司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約支費過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貫，使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凡請給不預此數。（《續資治通鑑長編·哲宗元祐四年二月》卷四百二十二）此文出自中書舍人曾肇
- (70) 夏、秋青苗錢散過若干數目，合收若干斛斗、已納若干、未納若干、倚閣若干、糶到諸色斛斗若干、斗直若干、出糶過若干、都收息錢若干、賑貸過若干，天下水利興修過若干處，所役過若干人功、若干兵功、若干民功，淤漑到田若干頃畝，增到稅賦若干數目，農田開闢到若干生荒地土，增到若干稅賦，天下差役更改過若干事件，寬減得若干民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四）
- (71) 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却甘。茶本苦物，吃過却甘。」（《朱子語類·雜類》）
- (72) 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朱子語類·朱子十二》）
- (73) 「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為亦自與暗合，……（《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一》）

這些例子中的「用過、使過、役過、支費過、散過、出糶過、賑貸過、興修過、更改過、吃過、做過」，其實語很難說和「過」有語義的選擇限制，因此這種「過」應可分析為「過₁」。《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的「用」、「使」、「役」都是常用的動詞，且搭配「過₁」都有多例，¹⁹說明北宋之時「過₁」已經行用。

¹⁹ 《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的「使」常用如「用」。例(68)和例(69)是同一件事的異文，例(68)的「用過條、束二百九十餘萬」和例(69)的「使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所指涉也是相同的，《宋史·河渠志二》也有「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的異文。由此異文可以看得出「用」和「使」是同義詞。稍後於《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也可以見到意義相同的「使過」和「用過」之例。

由於宋代應是「過₁」正在形成的時期，因此不僅有些例子難以斷定是「過₁」還是「過_m」，也還有一些例子難以斷定是「過₁」還是「過_d」。僅以《續資治通鑑長編》為例，該書與「納、給、報、除買、買、支、典賣、請、瞞、謾、耕」搭配的「過」要解釋為「過₁」還是「過_d」往往使人猶豫難決。例如：

- (74) 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
- (75) 其蠻官據引致人每名支賞錢五貫，即具已到人民及支過賞錢申樞密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八）
- (76) 延州懷寧寨、綏德城界西人侵占兩不耕生地，乞移文宥州詰問，其耕過地依舊存留，永為界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五）

例(74)–(75)的「過」是經驗體還是意指物件移轉到另一方，不易確定。除了經驗體的解釋，「納過」也可能意為把錢交到主管官署，而「支過」也可能意為把錢移轉到領賞人身上。例(76)的「過」也是除了經驗體的解釋，也還有可能解為以耕作的動作通過某塊地土。

根據上述，我們認為「過」演變為經驗體目前可以證明的最早時期是宋代。

3. 歷史語料中的「過₁」與「過₂」之辨與「過₂」的發展

3.1 歷史語料中「過₁」和「過₂」的區辨

現代漢語的「過₁」和「過₂」的定義已如「前言」所述，只是尚未述及具體的區別方法。對於近代漢語，現代人並沒有足夠的語感來區辨其語法的細微差異，因此需要有較為嚴格的區辨方法來加以辨別。對於現代漢語，學者也曾提出一些區辨的方法。孔令達(1986)指出，「過₁」和「過₂」有語法意義、形式標誌、句式選擇的差別。該文的句式選擇的差別只在於使用的多寡，因此難以作為嚴格區分的憑準，可置而不論。²⁰ 該文所列的語法意義差別如下：1. 「過₁」不受時間限制，可以用於過去、現在和將來，「過₂」總是和過去時間相連繫。2. 「V+過₁」中的V表示某一具體的動作、行為或狀態，其次數等於1；「V+過₂」中的V表示過去所有同類的動作、行為或狀態，其次數大於或等於1。這兩個差別是否也能用來區辨近代漢語的「過₁」和「過₂」呢？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以已、未然來分辨「過₁」與「過₂」，適用範圍有限，未然事件的「過」不會是「過₂」自無疑問，但在已然事

²⁰ 孔令達指出「過₁」和「過₂」的句式選擇不同如下：一，「V+過₁」經常出現在承接複句的一個分句中充當謂語，「V+過₂」很少這種用法。二，「V+過₁」經常同「後、之後、以後」組合成表示時間的短語，「V+過₂」這種用法很少。

件中的「過」就存在判定上的困難。或許因為這樣，在曹廣順(1995)所舉的動態助詞「過」之例中，似乎只要是尚未發生之事就歸入「完結」(即「過₁」)，而已經發生之事幾乎都歸為表「曾經」之類(即「過₂」)。這或許是由於早期的「過₁」要判定為「過₁」還是「過₂」有較大的困難而不得不採取的策略，但這種處理方式總是不利於異時比較的。要用這個分辨法，還有一個實際的局限，唐宋文獻中不論是非典型的時體標記「過_m」還是典型的時體標記「過₁」，用於已然的例子比例總不如用於未然的高。尤其像《朱子語類》這種論學為主的文獻，最常出現在虛擬或泛指、逐指的情況中(如例(77)–(78))。

(77) 更須依曾子逐事經歷做過，方知其味。(《朱子語類·朱子十五》)

(78) 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朱子語類·易五》)

「V過」的次數是否大於一也有難以判斷的時候，因此這樣的判準在運用上也有困難。如例(79)句子既出現了「已經」和「了」，「過」應是「過₁」，那麼此句「去」的次數能算是等於一嗎？

(79) 從去年 10 月到現在，我已經去過十次了。

最後我們再看孔令達指出的形式標誌上的差別。其差別如下表：

	了 ₁	了 ₂	了 ₁₊₂	已經	曾經
過 ₁	+	+	+	+	-
過 ₂	-	-	-	-	+

從上表可知「過₁」可以搭配「了₁」、「了₂」、「已經」等，²¹但不能搭配「曾經」；而「過₂」的情況與「過₁」是正相反的。在現代漢語，用這些形式條件來區別「過₁」和「過₂」大致是有效的，但要應用在近代漢語卻有它的困難。唐宋是助詞「了」開始發展之時，它的用法可能與現代漢語不盡相同，而即使是明清時代，我們對當時助詞「了」的用法也有不盡了解的地方，因此我們不能僅憑現代人的語感來判斷當時的語料中有哪些「過」可以搭配「了₁」，有哪些「過」可以搭配「了₂」。簡單的說，助詞「了」並不適合作為分辨近代漢語「過₁」和「過₂」的判準。

要利用時間副詞來判定「過」的功能，也會遭遇一些問題。首先，「曾」從上古漢語就可以用作無定的經驗體，²²而這種用法一直延續到今天。在宋代，我們是可以找到一些

²¹ 事實上「過₂」也不是不能搭配「已經」。李妍(2006:30–31)指出，「過₂」雖然也有搭配「已(經)」的例子，但較罕見。

²² 參魏培泉(2015)。

「曾」搭配「過」的例句，但是這個時代也是「過₁」正在形成的時候，因此很有可能，在這種例句中其實是由「曾」而不是「過」來表達無定經驗體的。如楊永龍 (2001a:191) 把例 (80) 「經歷過」的「過」列為「過₂」，但是「曾經歷過」在《朱子語類》中可以用「曾經歷過來」替換（參例 (81)），因此例 (80) 的「過」應當還不是「過₁」，該例的「曾經歷過」會有無定經驗體的意含應是由「曾」來決定的。

- (80) 學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朱子語類·朱子十四》）
- (81) 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朱子語類·學四》）

在唐宋文獻中，「過₁」要分析為「過₁」還是「過₂」和所搭配的時間副詞密切相關。例如：

- (82) 若蔡碩委曾用過官錢，則刑名不輕，其於推鞠，理當審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 (83) 凡堂除、先次等酬獎不惟微薄，兼內有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理難追奪外，……臣兼訪聞根稅酬獎內先次、指射等恩例，亦有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 (84) 前來執政輕信，事不預慮，已枉用過人工物料不少。今來又欲不度可否，決要施功，只恐將來用過財力漸多，朝廷欲罷不能，財匱人勞，別生他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五）
- (85) 竊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六）

以上的「用過」例，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搭配「曾」的「過」會分析為「過₂」，搭配「已（經）」、「將來」的只能解釋為「過₁」，²³乍看起來和現代漢語一樣。然而例 (85) 中不搭配時間副詞的「過」較好的解釋是「過₁」，因為它的用法比較接近現代漢語「了₁」。這點也可以從其他同時代的例子得到驗證，宋代語料中不搭配「曾」的「過₁」大致都只能解釋為「過₁」。現代漢語的「過₂」的使用可以不依靠「曾」，但宋代似乎不行，這也就是說，搭配「曾」的「過₁」會獲得「過₂」的解釋其實是取決於「曾」。因此就近代漢語語料而言，當「過」可以不依賴「曾（經）」而還可以表達無定經驗體時，這樣的「過」才應該是真正的「過₂」。

²³ 例 (82) 的「曾用過官錢」和例 (83) 的「已經用過」之句都是出自右司諫王觀，因此「曾」和「已經」應有不同的功能。

要用「曾」來檢定「過₂」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考慮。近代漢語的「曾」也可以表示有定的經驗體，²⁴用法不同於現代漢語的「曾（經）」，反而較接近「已（經）」，²⁵其性質大致相當於「過₁」，因此不能保證搭配「曾」的「過」一定是「過₂」。例如：

- (86) 俺從早起喫了些飯，到這早晚不曾喫飯裏，好生的飢也。（古本《老乞大》）
(87) 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為？」行者道：「昨日也曾遭過，只是過了夜，纔不疼；如今還有些麻癢，只恐發天陰，也煩治治。」（《西遊記》55回）
(88) 縣君又問道：「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吃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腳。」（《二刻拍案驚奇》卷14）

近代漢語還有一點不同於現代漢語，近代漢語的「過」甚至可以和「曾」、「了」同時出現，這是現代漢語的「過₁」和「過₂」都沒有的用法，如例(89)–(92)。

- (89) 大爺曾喚過了三四個娼妓陪伴他來。（《平妖傳》9回）
(90) 三太子道：「我昨日曾對父王講過了，輸贏都在此一決。……」（《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66回）
(91) 晁鳳原做過衙門青夫的人，伶俐乖巧，隨稟道：「小人們來時，家主也曾分付過了，原也不敢就指定這缺；……」（《醒世姻緣傳》5回）
(92) 晁大舍曾撞見過了幾次，曉得房客裏面有這個美人。（《醒世姻緣傳》19回）

因此不論是「曾（經）」、「已（經）」還是「了₁」、「了₂」，看來都還不足以作為區辨近代漢語「過₁」和「過₂」的判準。

那麼除了依賴不甚可靠的語感來判斷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來區別近代漢語的「過₁」和「過₂」呢？呂叔湘(1980:217)指出，表示「完畢」的「過」和表示「曾經」的「過」的否定式有所不同。例如：

- (93) a. 吃過飯了——還沒吃呢（表「完畢」）
b. 吃過小米——還沒吃過小米（表「曾經」）

近代漢語表示經驗的「V過₁」是否有相應的「沒（有）+V過₁」可以用來作為區辨近代漢語「過₁」和「過₂」的判準？唐宋語言與現代漢語「沒（有）+VP」相當的否定句是「未

²⁴ 參魏培泉(2015)。

²⁵ 有些近代漢語文獻使用副詞「已曾」，也是「曾」和「已」曾有界線難明之時的一證。

(i) 婆子道：「普賢祖師說奶奶已曾會過了一次。」（《平妖傳》12回）

(ii) 勞你明日去回他一聲，只說前日已曾會過了。（《醒世恆言》7卷）

+VP」，到了明清時期「沒(有)+VP」才逐漸使用開來。按照上述的區辨法，在歷史語料中，如果有表示經驗的「V過」可以用「未」或「沒(有)」否定，那麼其中的「過」應是「過₂」，因為副詞「未」或「沒有」不能獨自用來表示經驗體。這個檢測法有它的局限性，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語感可以判斷所見的「V過」例句是否有相應的「未+V過₁」或「沒(有)+V過₁」。不過，「未+V過₁」或「沒(有)+V過₁」的「過₁」通常只能分析為「過₂」，因此一旦我們確定了這類否定句出現的最早時間，那麼至少也就知道「過₂」的產生時間不會晚於此時。

3.2 「過₂」的成立時期

根據 2.2 節，唐五代顯然還沒產生「過₂」。那麼「過₂」的真正產生是在什麼時期呢？在 3.1 節中，我們討論了「過₁」與「過₂」的區辨方法，雖然還不能確定是否有有效的方法可以用來區辨近代漢語的「過₁」與「過₂」，但至少對於可能涉及的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下面就由此進一步來探討「過₂」可能產生的時期。我們先從宋代看起。楊永龍 (2001a: 190–191) 所列《朱子語類》的「過₂」之例有 9 例。其中多數可列入上述的「過_m」(如例 (94)–(96))，這種例子我們認為還不是典型的「過₁」；²⁶其餘不屬「過_m」的只有例 (97)–(99) 等 3 例。例 (97) 的「作過」應是「犯罪」之義，這種用法常見於宋元文獻。「過」是「罪過」義的名詞，不是經驗體。例 (98) 的「重新鑄一番過相似」義為「如同重新鑄造一番一樣」，不是已然事件，不宜視為「過₂」。例 (99) 的「如射法之屬，皆造過」，我們疑心「造過」是依據舊射法而翻修過的意思，因此其中的「過」的性質相當「過_m」。這點可以以例 (100) 作為佐證，該例顯示神宗的射法只是從舊法改來的。

- (94)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朱子語類·釋氏》)
- (95) 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朱子語類·孟子二》)
- (96)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過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朱子語類·易一》)
- (97) 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朱子語類·本朝七》)
- (98) 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朱子語類·孟子十》)
- (99) 神宗事事留心。……如射法之屬，皆造過。但造得太文，軍人割地不曉。(《朱子語類·本朝一》)

²⁶ 例 (94) 的「刪過」和 (95) 的「潤飾過」的「過」即使歸入「過₁」，就文義看來，還是有可能是「過₁」而非「過₂」，也就是說這種動作可以理解為有定的。

- (100) 又曰：「郭先生云：『弓弩之制，被神宗改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生謂古人射法易學，今人射法難學。……」（《朱子語類·論語七》）

這麼看來，《朱子語類》還沒有可靠的「過₂」之例。我們檢視其他宋代文獻之例，除了搭配「曾」的「過」可以解釋為「過₂」外，不依賴「曾」而可以分析為「過₂」的還未見斷然無疑之例。宋代的「過」從現代漢語的角度看起來像「過₂」的例子大體都是「過_m」，不是典型的「過₂」，因此現今還不能證明宋代已經產生典型的「過₂」。元代文獻中的「過」情況也大抵和宋代相同。例如：

- (101) 除干犯人陳生，量情斷罪外，據謝旺所招欺囚罪犯，府司不曾斷過如此体例，誠恐違錯，乞照詳事。（《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刑部·諸姦》）

再看明代的語料，不搭配「曾」的經驗體「過」也大多是用作「過₁」，不搭配「曾」的「過」表達無定經驗體之例罕見（如例(102)–(103)）。以《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的「吃過」、「看過」、「說過」為例，「過」一般相當「過₁」，要搭配「曾」才能表達無定經驗體。「過」可以不依賴「曾」而獨自表達無定經驗體應是到了清代才漸漸增長，只是當時沒有搭配「曾」的「過」例大多數還是可以分析為「過₁」或「過_m」，能確定為「過₂」的例子仍然不多。

- (102) 三藏喝道：「你這潑猴，又來胡說了！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行者道：「師父原來不知。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想人肉喫的法兒。你那裏認得！」（《西遊記》80回）
- (103) 公子吃過苦的，謹守其言。心中一來怕這飯碗弄脫了；二來怕露出蹤跡，撞著舊主人的是非出來。（《二刻拍案驚奇》22卷）

如上述，在近代漢語語料中，當「過」搭配副詞「未」或「沒（有）」且表示經驗的時候，應當已成為「過₂」。近代漢語語料中「未」搭配「過」的例子罕見，例(104)是我們所見唯一「過」用如「過₂」之例。「沒（有）」搭配「過」之例始見於《金瓶梅詞話》，此書「過」搭配「沒（有）」的有4個例子，但大概也只有1個例子可以分析為「過₂」而沒有疑義（如例(105)）。

- (104) 眾人說：「從來未見過有這樣神異。」（《大明英烈傳》32回）
- (105) 因說道：「那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有大會過，人生面不熟的，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金瓶梅詞話》78回）

搭配「沒（有）」的「過₂」筆者尚未在其他的明代語料中發現例子，看來「過₁」與「過₂」的分化在此時還只是形成的初期。搭配「沒（有）」的「過₂」之例一直要到《醒世

姻緣傳》才再出現，但例子還是很少。這種例子約從《紅樓夢》才有較多的例子（如例(106)），而且在《紅樓夢》中那些「沒（有）…過」之例的「過」一般都是「過₂」。約略同時的《歧路燈》用法相當，只是例子沒有《紅樓夢》那麼多。

- (106) 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我們也聽聽。」（《紅樓夢》40回）

從《紅樓夢》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沒（有）+V過」取代「不/未+曾+V過」的趨勢，多少也反映了「過」脫離「曾」而獨立用為「過₂」的發展趨勢。《紅樓夢》可以大略分為前80回和後40回兩組（以下前者稱為A組，後者稱為B組）。²⁷一般認為A組為曹雪芹所著，B組為高鶚所著。《紅樓夢》的副詞「不曾」、「未曾」、「沒（有）」搭配VP時功能都和現代的副詞「沒（有）」相當，而VP中若含有「過」時大體都相當「過₂」。在〈表1〉中，²⁸可以看到《紅樓夢》的B組沒有「未曾」之例，「不曾」之例也不多，而「沒（有）」之例的比例又遠超過A組，顯然「不曾」、「未曾」的地位至此已讓給「沒（有）」了。再看搭配「V過₁」的情形，A組「不曾」、「未曾」搭配「V過₁」的分別是2例和12例；至於「沒（有）」搭配「V過₁」的，A組有45例，B組有27例。因為「沒（有）」不具經驗體的意含而「不曾」、「未曾」則否，因此可以依此研判，典型的「過₂」在曹雪芹時代的北京話雖已常用，但要到高鶚時代不依賴經驗體副詞而使用的態勢才是真正穩固了。

〈表 1〉

Lexicon	Category	all	1~20	21~40	41~60	61~63, 65~66, 68~80	81~100	101~120	64,67
不曾	Dd	101	22	19	14	32	5	9	0
未曾	Dd	19	9	1	2	3	0	0	4
沒曾	Dd	1	0	0	0	1	0	0	0
沒	Dc	552	45	98	148	76	87	81	17
沒有	Dc	222	7	19	14	19	69	88	6

²⁷ 今所見的64、67回為後人補入，我們不列入A組。

²⁸ 為了利於比較，在這個表中，《紅樓夢》基本上以20回為單位分成6個等分。前4個等分為A組（但不包括64、67回），後2個等分為B組。

4. 近代漢語經驗體標記「過」產生之因

4.1 「過_t」產生之因

「過_t」的產生之因可以從句法和語義兩方面來探討。

曹廣順(1995)指出，動態助詞的發展有以下三個階段：

連動式（並列結構）> 動補式 > 動詞+助詞

這個發展公式雖未必適用於所有動態助詞的發展，但我們同意「過」就是沿著這個路線而發展為時體助詞的。「V 過_d」是動趨式的一種，這個句式到了唐代才成為動補式，²⁹而具有時體意義的「過」也是在宋代才產生，語料呈現的時間順序與從「過_d」到「過_t」的發展是一致的。「過_t」表示的是事件發生在參照時間之前而且有一段間隔，這點和「過_d」具有的「通過」義有明顯的語義連結，因此「過_t」和「過_d」有衍生關係在語義上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³⁰

曹廣順(1995)指出，動態助詞「過」的產生和不搭配賓語有關，因為這使得補語「過」的語義指向動詞而不指向賓語。這個觀點有以下的問題：首先，動詞是否搭配賓語和動詞的論元結構有關，如及物動詞是一定有賓語的，只是賓語有時候是零形式而已。曹廣順所說的不搭配賓語指的是有形的賓語沒有出現，但是這種情形不能影響我們對賓語存在的語感，因此不出現有形的賓語會造成「過」語法化為動態助詞是值得懷疑的一個觀點。其次，什麼原因造成「V 過」不搭配賓語也缺乏交代。最後，不搭配賓語何以就能讓「過」的語義指向動詞也缺乏理論的說明。

楊永龍(2001a:215)指出：「當『過』由指向受事移轉到兼指受事和動作時，『過₀₁』便出現了；當『過₀₁』不再指向受事而僅僅指向動作時，表示動作完成的『過_t』便應運而生。」這個觀點和曹廣順有異有同，相同之處在於語義指向從賓語轉到動詞而造成「過」成為時體標記；不同的是曹廣順的說法還涉及賓語的有無而楊永龍只從語義上的演變著手。

李訥、石毓智(1997:91-92)和劉堅(1998)都認為，和「VO了 > V了O」的演變一樣，時態助詞「過」也是「VO過」的「過」移前而成為「V過O」的語序後再進一步語法化而成立的。李訥、石毓智認為這個觀點可以說明「過」在形態化之前與動詞的關係為什麼是鬆散的。

²⁹ 參魏培泉(2013b)。

³⁰ 盧烈紅(1998:214)指出：「『過』字本身由強調趨向、強調從起點到終點的位移過程轉為強調結果、強調動作終止後的狀態時，動態助詞『過』就誕生了」。順著這個觀點，楊永龍(2001a:211)也說：「『過_t』所注意的焦點是動作或過程的終點」。按：他們的觀點就「過_t」的發展來說是不夠精確的，「過_t」的意含是發生的事件與參照時間有一段間隔，這點和「過」的「通過」義是凸顯在通過點之後的這一段是一致的。

我們認為，這種語序的變化和經驗體標記的形成無關。其一，「VO 過」語序之例從有史以來都是罕見的，³¹ 應是一種方言現象，因為從近代漢語到現代漢語方言都是局限在南方方言的。如果「V 過 O」是由「VO 過」演變而來，就不好解釋這種語序之例在歷代語料中為什麼一直是罕見的；而相對的，「V 過 O」語序的形成可以很容易借由「V+過 O」的連動式來說明，也不需要經由一個「VO過」轉換的過程。其二，初期「過_t」的形成根據當時常見的「V 過 O」就可以給與一個很好的解釋。

總之，我們還是認為時體標記的「過」是由動補式的「過」發展而來的。就其發展的過程而言，楊永龍的看法比曹廣順還更近於實際。「過」的語義指向從賓語轉到動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間應該經過兼指受事和動作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也就是本文所說的「過_m」。「過_m」和「過_t」一樣，都選擇有處所意含的賓語，只是前者的處所是隱喻的空間而後者是具體的空間。「V 過_t」傾向於凸顯位移以及客體在具體空間的相對位置，因此「過_t」的時間性較為不顯。「V 過_m」搭配的是隱喻性的處所賓語，這一類的位移畢竟是在心理上進行的，因此「過_m」的時間性就比較容易被凸顯出來。這點也大概是「過_m」能演變為經驗體「過_t」的主要因素。一旦「過_m」的時間性愈趨增長，它與賓語間的語義連繫就愈趨鬆弛，最後「V 過」與賓語間的語法、語義關係就只由 V 來決定（就相當曹廣順、楊永龍所謂的語義指向動詞），「過」也就成為典型的經驗體了。

4.2 「過₂」產生之因

楊永龍 (2001a:204–220) 認為，「過₁」是由「過₀₁」演變而來，而「過₂」是由「過₀₂」演變而來。上文指出，「過₀₁」和「過₀₂」就實質而言似無區分的必要。因此，我們覺得這種演變假說的根據並不堅實。

如上述，「過₁」的產生早於「過₂」。我們認為，「過₂」是由「過₁」在特定的條件下發展而來的。³² 這裡的「過₁」其實指的就是宋元時期的「過_t」，其時的「過_t」性質上和現代漢語的「過₁」大抵是相當的。在「過₂」產生之前，無定經驗體的表達一直是由上古漢語以來的經驗體副詞「曾」所承擔。宋代那些有「曾」和「過_t」共現的句子，無定經驗體的意含主要也還是由「曾」來賦予的，因此當時的「過_t」還不是真正的「過₂」。當「過_t」與無定經驗體副詞「曾」搭配既久，也就逐漸沾染了「曾」的功能，後來又進一步脫離「曾」而獨自用為無定經驗體，此時的「過_t」就成為典型的經驗體助詞「過₂」了。當獨用的「過₂」使用趨於頻繁，「曾」的使用頻率也就相對下降了。

³¹ 這點劉堅 (1998) 也指出了。有關方言的「VO 過」，現在見諸報導的比劉堅當時又多了一些。至於歷史的情況，可參看楊永龍 (2001a, 2001b)。

³² 彭睿 (2009:216–221) 也是同意「過₂」是由「過₁」演變而來的，只是他認為「過₁」是事件性的，「過₂」是事理性的，因此「過₁」到「過₂」的語法化要從轉喻推理來尋求解釋。我們不能同意「過₁」和「過₂」有事件性和事理性之別，也不認為「過₁」到「過₂」的演變有透過這種轉喻推理的過程。

5. 結論

本文探討經驗體「過₁」和「過₂」在歷史中的發展過程以及其演變的機制。

在本文中，趨向補語的「過」記為「過_d」，時體標記「過」記為「過_t」。「過_t」又分為「過₁」和「過₂」，分別代表「有定的經驗體」和「無定的經驗體」。

「過_t」的產生不會早於唐宋。唐宋時期有些例子的「過」看來是介乎「過_d」和「過₁」之間。楊永龍(2001a)指出，《朱子語類》有一類例子的「過」既有一定的趨向意義，又含有一定的體意義，他把這一類「過」稱作「過₀」。本文也探討唐宋這種介乎「過_d」和「過₁」之間例子，提出了一個記為「過_m」的類，其內含與外延與「過₀」略有不同。「過_m」指的是一種由隱喻延伸而來的位移，它的特性是：1. 所搭配的動詞主要是指涉心志活動的閱聽思辨行為，而且都是與「過」有相同賓語的及物動詞。2. 「V 過」的賓語一般為透過隱喻引申出來的路徑或通過點。3. 「過」對賓語有語義選擇限制。

對於唐宋語料中的「過」是否經驗體標記，本文提出了四項檢測的判準。凡是符合以下條件的「過」就還不能算是「過_t」：1. V 為位移動詞或致移動詞，賓語是通過點（或經過的路徑）或者是致移的客體；2. 在 V 和「過」之間可以插入助詞「得」、「將」或否定詞「不」；3. 「過」可以用「過去」或「過來」來替換；4. 「過」對賓語（包括零賓語）有語義選擇限制。根據這些判準，我們斷定「過_m」還不是典型的「過_t」。

我們再根據這些判準來檢測唐宋是否有經驗體「過_t」。檢測的結果是：唐五代至多只有「過_m」而還沒有真正的「過_t」。至於宋代，雖然還是有大量的「過_m」，但已有一些例子的「過」可以判為「過_t」。

再進而探討近代漢語中「過₁」和「過₂」的區辨與發展過程。我們認為，要用現代漢語辨別「過₁」和「過₂」的方法來分辨歷史語料中的「過₁」和「過₂」是有困難的。用時間副詞「曾（經）」、「已（經）」來辨別「過₁」和「過₂」在現代漢語相當有效，但是用於歷史語料有其困難。首先，「曾」從上古漢語就可以用作無定的經驗體，而宋代也正是「過_t」正在形成的時候，那些「曾」和「過_t」共現的例句會有無定經驗體的解讀很有可能只是由「曾」而不是「過_t」來承擔的。其次，近代漢語的「曾」也可以表示有定的經驗體，性質大致相當「過₁」，因此不能保證搭配「曾」的「過_t」一定是「過₂」。

在宋代的語料中，不搭配「曾」的「過_t」都是用作「過₁」；即使到了明代，不搭配「曾」的「過_t」能獨自表達無定經驗體之例仍然罕見。「過_t」可以不依賴「曾」而獨自表達無定經驗體，這種例子應是到了清代才逐漸增長，只是當時未搭配「曾」的「過_t」之例大多數還是可以分析為「過₁」或「過_m」的，能確定為「過₂」的例子仍然有限。

目前雖然還缺乏一個檢測判準可以用來區辨近代漢語中的「過₁」和「過₂」，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未+V 過_t」或「沒（有）+V 過_t」來推定「過₂」成立時間的下限。這是因為副詞「未」或「沒（有）」不能獨自用來表示經驗體，這種句式中的「過_t」通常只能分析為「過₂」。這種例子明代始見，但相當罕見，大概此時還只是「過₁」與「過₂」分化的初期。這種例子約在十八世紀才有較多的例子。根據《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

的比較，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沒（有）+V 過」取代「不／未+曾+V 過」的趨勢，多少也反映了「過₁」脫離「曾」而獨立用為「過₂」的發展趨勢。

我們同意曹廣順、楊永龍的看法，時體標記的「過」應是由動補式的「過」發展而來的，只是我們認為，其間還應該經過「過_m」的這個階段。「V 過_m」搭配的是隱喻性的處所賓語，這一類的位移是在心理上進行的，因此「過_m」的時間性就比較容易被凸顯出來。一旦「過_m」的時間性愈趨增長，它與賓語間的語義連繫就愈趨鬆弛，最後「V 過」與賓語的語法語義關係就只由 V 來決定，「過」也就成為典型的「過₁」了。至於「過₂」，我們認為是由「過₁」在特定的條件下發展而來的。在近代漢語較早之時，在「曾」和「過₁」共現的句子中，無定經驗體的意含主要也還是由「曾」來賦予的，因此當時的「過₁」還不是真正的「過₂」。當「過₁」與無定經驗體副詞「曾」搭配既久，也就逐漸沾染了「曾」的功能，後來進一步脫離「曾」而獨自用為無定經驗體，此時的「過₁」就成為典型的經驗體助詞「過₂」了。

引用文獻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Function Words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9. Shilun Hanyu dongtai zhuci de xingcheng guocheng 試論漢語動態助詞的形成過程 [Auxiliary words in 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ed. by Alain Peyraube & Chaofen Sun, 19–32. Paris: CRLAO, EHESS.
- Iljic, Robert. 1990. The verbal suffix *-guo*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notion of recurrence. *Lingua* 81.4:301–326.
- Iljic, Robert. 2009.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notion of “passing”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2.3:513–524.
- Kong, Lingda (孔令達). 1986. Guanyu dongtai zhuci *guo*₁ he *guo*₂ 關於動態助詞「過₁」和「過₂」 [On the aspectual particles *guo*₁ and *guo*₂].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6.4:272–276.
- Li, Charles N. (李訥), & Yuzhi Shi (石毓智). 1997. Lun Hanyu tibiaoji dansheng de jizhi 論漢語體標記誕生的機制 [The mechanisms triggering the creation of aspectual markers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7.2:82–96.
- Li, Yan (李妍). 2006. *Hanyu Wanchengti “Guo” Yanjiu* 漢語完成體「過」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Guo”].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MA thesis.
- Lin, Xinnian (林新年). 2006. *Zutangji de Dongtai Zhuci Yanjiu* 《祖堂集》的動態助詞研究 [A Study of the Aspectual Particles in the Zutangj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 Liu, Jian (劉堅). 1998. Shitai zhuci de yanjiu yu “VO guo” 時態助詞的研究與「VO過」 [The study of aspectual particles and “VO guo”]. *Ren yu Wen: Yi Jiwei Shiyou Lun Ruogan Yuyan Wenti* 人與文——憶幾位師友論若干語言問題 [*Human and Humanities*], 132–139.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u, Liehong (盧烈紅). 1998. “Guzunsu Yuyao” Daici Zhuci Yanjiu 《古尊宿語要》代詞助詞研究 [A Study of the Pronouns and Particles in the *Guzunsu Yuyao*]. Wuchang: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u, Jihong (木霽弘). 1989. “Guo” zi xuhua de lishi kaocha 「過」字虛化的歷史考察 [A survey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uo*]. *Sixiang Zhanxian* 思想戰線 [*Thinking*] 1989.2:37–42.
- Ōta, Tatsuo (太田辰夫). 1958. *Chūgokugo Rekishi Bunpō* 中國語歷史文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Tokyo: Konan Shoin.
- Peng, Rui (彭睿). 2009. Gongshi guanxi he lishi gui ji de duiying: yi dongtai zhuci “guo” de yanbian wei li 共時關係和歷時軌跡的對應——以動態助詞「過」的演變為例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pect marker *guo* (過) in Mandari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3:212–224.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4. Jindai Hanyu nengxing dongbu jiegou zhong binyu de weizhi 近代漢語能性動補結構中賓語的位置 [Object position in verb-complement potential constructions in Early Mandar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3:663–704.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13a. Jindai Hanyu dongqushi zhong de “jiang” 近代漢語動趨式中的「將」 [The particle *jiang*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5:875–928.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13b. “V-guo-lai/qu” de lishi fazhan 「V過—來/去」的歷史發展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V-guo-lai/qu”].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2:115–148.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15. Gu Hanyu shiti biaoji de yuxu leixing yu yanbian 古漢語時體標記的語序類型與演變 [The word order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pectual markers in Ol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2:213–247.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the Dunhuang Bianwen*]. Changsha: Yuelu Shushe.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01a. *Zhuzi Yulei Wanchengti Yanjiu* 《朱子語類》完成體研究 [A Study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s in the *Zhuzi Yulei*].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01b. Mingdai yiqian de “VO guo” li 明代以前的「VO過」例 [The examples of “VO guo”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2001.4:21–22.
- Yu, Guangzhong (俞光中), & Hitoshi Ueda (植田均). 1999. *Jindai Hanyu Yufa Yanjiu* 近代漢語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Press.

[Received 24 March 2014; revised 11 November 2014; accepted 11 November 2014]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weipc@gate.sinica.edu.tw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Guo*”

Pei-chuan Wei

Academia Sinica

The word “*guo* 過” in modern Chinese can be used as an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guo*₁” and “*guo*₂”, denoting definite experience and indefinite experience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guo*”. We propose four criteria to discriminate the examples which are experiential “*guo*” from which are not in the text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examination resul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thod is that the “*guo*” was not a real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until the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an examination method to discriminate “*guo*₁” from “*guo*₂” in the Early Mandarin Chinese corpora,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at the Ming dynasty should be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guo*₁” and “*guo*₂”. With regarding to the mechanisms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uo*”,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guo*” is by way of its constant collocation with a specific type of verbs, and that the cause of “*guo*₁”’s turning into “*guo*₂” is that “*guo*₁” was constantly collocated with the adverb “*ceng* 曾” denoting indefinite experience and infected with the function of “*ceng*”.

Key words: “*guo*”, aspect, experiential aspect, directional complement, Early Mandarin Chinese